

《蛇先生》(韓譯版)作品解說

《蛇先生》(韓譯版)，賴和著，金惠俊、李高銀合譯，(首爾：知萬知出版社，2012.09)



<目錄>

1. 鬪鬧熱
2. 一桿稱仔
3. 不如意的過年
4. 蛇先生
5. 浪漫外紀

6. 可憐她死了
 7. 歸家
 8. 惹事
- 作品解說
關於作者
關於譯者

1895年清日戰爭(甲午戰爭)後日本通過馬關條約開始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直到1945年結束了50年的日帝殖民統治，1949年國民黨政府全面撤離台灣，台灣又經歷了一次歷史性的劇變。日帝殖民統治時期實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貨幣與度量衡改革、鐵路與道路改建、人口調查等近代制度，在使台灣進入所謂“近代化”的同時又以此對台灣人進行了壓迫和榨取。日帝殖民當局治理土地、建立教育制度與醫療機構、實行新的文化，從表面上看台灣人的生活較之以前大有改觀，實際上卻經歷着持續的榨取與同化政策所帶來的苦痛。各級學校強制實行日語教育，國家機關禁止使用中文，這些規定使台灣徹底地日本化。

台灣的知識分子對眼前的現實越來越產生懷疑，與此同時台灣的新文學(現代文學)也漸漸開始萌動與發展起來，這近似於5·4運動以後中國大陸新文學的情況。1921年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出版名為《台灣》的刊物，台灣新文學從此正式開始出發。台灣文化協會通過這本雜誌介紹在大陸展開的白話運動，或主張想擺脫日帝殖民統治就要通過使用自國語言實現精神上的統一等，積極展開了宣揚民族主義的啓蒙

運動。受5·4新文學運動的影響，1920年代初台灣在反對文言文(古文)提倡白話文(現代文)的同時，也開始展開以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內容的文學改革運動。台灣新文學的發展與台灣人民在日帝強占時期爭取政治權利的運動也是一脈相承的。因此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非與時代要求相呼應不可。賴和就在這樣的台灣新文學歷史背景下進行創作，他不僅在形式、技巧上，而且在內容、思想上都是具有創新精神的台灣代表作家。

賴和白天身為醫生，晚上變成作家。他還是熱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祖國的未來擔憂的抗日運動家。賴和從1920年代初開始進行創作，1925年在《台灣民報》發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無題〉。這部作品以散文與詩歌相結合的新形式，細膩真實地描寫了因自己喜愛的女人嫁給別人而失戀的男子複雜的感情。翌年他又從台灣的第一部現代短篇小說〈鬪鬧熱〉開始，在1925年到1935年間大量創作了小說、詩歌、散文等作品。賴和的作品做為台灣新文學的出發點，與既有的中國大陸文學顯現出了一些差異。賴和的作品體現出將中國國語、閩南方言、文言以及日語混揉使用的多種語言的文體特征，以及表現日帝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現實與台灣人所受苦難的內容特征。賴和當時在台灣參加了新文化運動，在親眼目睹日帝殖民統治的情況下進行創作。本書中的8篇短篇小說都含有較赤裸裸地揭露日帝殖民統治罪惡以及因此給台灣民衆帶來的苦痛，倡導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內容。

1926年發表的〈鬪鬧熱〉作為台灣新文學第一部用白話文創作的小說具有重要意義。這部小說生動地描寫弄着香龍到處跑的孩子、響亮的鑼聲、議論紛紛的大人、正式開始活動之前村裏的熱鬧氣氛等，以台灣民衆的鄉土色彩來渲染出準備“鬪鬧熱”的鄉村的傳統氛圍，這些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與此同時，作家一方面批判台灣人過於集中在外表和面子上爭強好勝，一方面批判日帝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台灣地方自治權利的弱化。“鬪鬧熱”是頌拜媽祖女神儀式的台灣傳統文化之一而且是全村人共享的慶典，但是作家仍從要拋棄陳舊追求新事的角度批判這個傳統儀式。另外作家還描寫了沒有擺脫迷信與舊風俗的村民，表達了對文化革新與社會進步所寄予的希望。像許多其他作品一樣，〈鬪鬧熱〉也是以揭露遭受殖民體制壓迫與榨取的民衆現實，以及歌頌民衆不屈的反抗意志為主題的。

賴和為了告發日帝殖民地的現實，在小說中運用了多種道具和背景，科學與法律就是其中的一些。〈蛇先生〉中蛇先生傳統方式的醫療行為受到日帝殖民當局與西醫的控制。賴和在講述新近出現的法律制度的過程中批判了日帝殖民當局所導入的西醫體系，並且在小說中借蛇先生之口表達了本人對法律的看法，他對法律表現出否定的態度，因為他認為法律是不為弱者而為強者制定的。據他所述，法律固然很重要，人們有了法律才能生活下去，但某個時代的法律卻不能不為了某個時代能使該法律存在的特殊的利害關係而服務。因此為人醫治的蛇先生的善行只能成爲一種罪行，在為了給特定人帶來利益而制定的法律面前多數人不過是群弱者。賴和使用諷刺的手法在描寫科學與法律等日帝殖民文化對台灣的傳統民間文化壓迫的現實的同時，也諷刺了蛇先生的醫療方法，即

一味因襲舊習的人們。〈蛇先生〉這篇作品裡，除了〈鬪鬧熱〉中已出現過的國民性批判以外，還出現批判殖民體制的成份。

賴和的小說中經常出現受過正規教育的知識分子。他是想通過殖民地時期在學校接受教育而使用日語的知識分子來批判日帝所強調的國民性。〈惹事〉與〈歸家〉中的主人公就是當時接受教育的知識分子。〈惹事〉的主人公對賭博和風流都沒有興趣，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整日無聊的虛度光陰。因為管了村裏的事，結果沒有負任何責任而離開了故鄉去台北。村民們憤慨壓迫，但在關鍵時刻只顧個人安危。他對此感到失望和憤怒，可是他自己也不過是嘴上吶喊沒有付諸實際行動。這也許是因為試圖採取某種行動的時候周圍總是存在着很多障礙。

〈歸家〉的主人公也是在回到故鄉之後過着無聊的生活，有一天在回想過去的時候偶然與路邊的商人一起攀談。商人們說，把孩子送去學校，可出來以後根本沒有用武之地，因此他們的子女都在做事不去上學。主人公聽到這些話非常驚訝，想說服商人。但是在當時對賺一天錢過一天生活的普通人來說學校，即所謂教育不過是一種奢侈罷了。他們不能理解主人公的話語，而認為爲了學幾句在日常生活中用不着的日語去上學的都是那些命好的人做的事。〈惹事〉與〈歸家〉中的兩個主人公都是接受過正規教育的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故鄉裏滿是無知不覺悟的人。在那裏主人公彷徨、掙紮，但是除此之外他們找不到或拿不出任何解決的辦法。賴和通過這些作品批判的不是台灣人的愚昧而是已經被日帝殖民體制馴化的知識分子。他是爲那些主張“要培養國民性”的知識分子已經變成日帝殖民地國民的現實感到悲痛。

〈惹事〉是反映反封建意識與民族意識的作品。作家在這篇作品逼真地再現日帝警察在名目上講民生治安，實際上卻通過各種惡劣的手段榨取台灣人民膏血的獐惡殘忍的虛偽面孔。作家通過描寫不同的階層，立體地披露和辛辣地諷刺了拙劣的“巡查大人”與依靠他們而構成的殖民主義統治。不僅如此他還幾乎赤裸裸地表現出自己對日帝殖民統治者的仇視與輕蔑，在強調農民的民主意識與階級意識的覺醒的同時，運用諷刺的手法展開小說的故事情節。除了〈惹事〉以外還有〈浪漫外紀〉、〈一桿稱仔〉等也真實地暴露了日本警察低級惡劣的面貌。特別是〈浪漫外紀〉從小說開頭就逼真地描寫了甩開警察逃跑的流氓形象，顯現了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小說中流氓形象被描寫得與“台灣人的典型性格”截然相反，暗暗地成爲了作家所希望的真正台灣人的代表。作者通過刻畫不受拘束、講義氣、爲信念勇於冒險挑戰的流氓形象，就像魯迅爲了喚醒不能直面現實的中國人而渴望真正的知識分子乃至超人一樣，同樣批判台灣人民的國民性。賴和在〈一桿稱仔〉的後記中說“這一幕悲劇，看過好久，每欲描寫出來，但一經回憶，總被悲哀填滿了腦袋，不能着筆。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覺得這樣事，不一定再未開的國裏，凡強權行使的地上，總會發生，遂不顧文字的陋劣，就寫出來給文家批判。”法朗士的作品運用獨特的諷刺與戲弄手法對社會、政治做出了強烈的抗議與暴露，更概括揭示了社會制度與個人之間的問題，這些地方與賴和的作品風格幾乎一致。再如〈不如意的過年〉中的主人公拿天真無辜的孩子撒氣的場面也有與法朗士的作品相似的一面。以日本巡查大人爲主人公的這篇小說就從他的視角展開，可以看到巡查大人在新年如何向台

灣人發泄他的不滿。與〈一桿稱仔〉一樣，這篇作品也不僅是對殖民支配現實的揭露，也是對中國封建社會以及台灣人的批判。特別是描寫嗜賭成性者的場面就是如此。〈一桿稱仔〉與〈不如意的過年〉也許不用刻意強調作家的國家意識來說明，因為這些作品描寫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對立以及在掠奪的經濟結構下被支配者之間產生的複雜矛盾，以此表現出作者對批判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不合理問題的傾向。

〈可憐她死了〉不僅與前述作品一樣描寫了日帝殖民時代台灣人的苦難生活，而且是本書的8篇小說中登場人物與故事情節最為分明的作品。另外通過主人公“阿金”反映女性問題也是本作品的一大特征。阿金的家非常貧窮，因此她的父母不得不把她送去作童養媳。但是沒過多久阿金未來的公公和小丈夫就死了，婆婆沒辦法又把她送給別的男人做妾。日子久了男人漸漸失去對阿金的興趣，阿金覺得孤身一人變得越來越孤獨。她一邊為自己被親生父母和婆婆變賣給他人而悲痛，卻又努力想去理解他們的無奈，懷孕後她仍然決定奉養原婆婆跟孩子一起生活。但最終以死亡作為結局的這部小說通過一個孤獨困苦度過一生的女性揭示了女性就像交易中的一樣物品的社會現實，通過格外的情緒表現出在殖民地統治下平凡的台灣人在貧困的現實中所經受的悲慘與哀痛。

本書的8篇小說是賴和短篇小說中最能突出其文學特征與時代特征的作品。譯者們有幸翻譯賴和的作品，這確是一次非常珍貴的機會。譯者們為了解賴和的小說，不僅要了解當時社會的現實，還要對台灣地區方言以及鄉土文化方面有一定的知識。譯者們又通過翻譯工作，不僅能深刻了解作品本身而且更能全面了解台灣新文學產生背景。在此過程中，譯者們真正認識到學界應該對於賴和文學的力量、意義及其影響與今後台灣的歷史以及認同問題緊密聯系來更深入研究和討論。

本次翻譯是由金惠俊與李高銀共同參與完成。〈鬪鬧熱〉、〈一桿稱仔〉、〈蛇先生〉、〈惹事〉由金惠俊翻譯，〈歸家〉、〈可憐她死了〉、〈浪漫外紀〉、〈不如意的過年〉由李高銀初譯後，由金惠俊修改完成。另外〈解說〉與〈關於作者〉由李高銀寫初稿，由金惠俊加以補充修改。雖然共同翻譯免不了產生文字風格上的差異，但是譯者們經過了幾次對最初譯稿的修正和輪流閱讀的過程盡量努力減少差異。譯者們也與此同時盡量努力體現賴和所具有的獨特性與文學史方面的意義。

賴和使用的詞彙和表達方法大體有四個來源。即，20世紀初開始逐漸定型的所謂中國國語乃至現代白話文，台灣人日常使用的口語閩南語，他小時候所學習的文言文，以及後來學習的作為官方語言的日語。就是說他的小說與現在規範化的句式表達相去甚遠，因此譯者們為了將這些內容譯得恰如其分，包括考慮作品中登場的台灣特殊的社會、文化情況在內，要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其一是試圖隨着人物的性格或作品中氣氛的變化，恰當地使用韓語的書面語和口頭語，標準語和方言，韓語漢字詞彙和日語式的詞彙等等。即使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們的翻譯工作有時候也沒有徹底地以這種方式進行。那是因為首先我們不能不考慮為今天的韓國讀者提供方便。再者他的作品雖然大部分以台灣中部地區的彰化作為背景，但是其中一些內容有時存在區分界限並不分明的情況，因此沒有一定按照方言語氣翻譯的必

要。

另一個是原文在前後脈絡或表達的一貫性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些不自然的情況，譯者就採取了尊重原文的原則。即，考慮到當時作者在創作技巧上的未趨完善，或者在表述自身的邏輯思維過程中出現一些不合理的內容，這些都在體現着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以及作家的特征，故而譯者做出了尊重原文的判斷。比如，〈一桿秤仔〉中法官審問主人公秦得參的部分，或者〈惹事〉中敘述者“我”和魚池的孩子爭吵的部分等，在上下文的展開上有些生硬，但譯者在翻譯時尊重了原文內容。

賴和的小說作品迄今為止包括未發表的原稿一共30篇左右。譯者們在考慮到這些作品的意義、內容、完成情況等之後，選出了其中的8篇。他的作品最初編著較好的選集是李南衡主編的《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3)。譯者們使用的原本是林瑞和編的《賴和全集1(小說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6)和施淑編的《賴和小說集》，(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4.6)。另外作品解說的一部分內容參考了趙稀方的〈在殖民地台灣，“啓蒙”如何可能?〉，陳建忠選編，《賴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pp.361-382和劉紅林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等。

不管從何種意義上來說，這次翻譯工作對於譯者們都是一種寶貴的經驗。向爲了受苦受難的民衆而努力奮爭的作者賴和表示真心的敬意，同時也向繼承並發揚賴和精神的賴和文教基金會和賴和紀念館的相關人士表示敬意。向爲了這部譯著能夠早日出版與譯者一起努力的所有人士表示感謝。特別感謝直接支援本次翻譯工作的台灣文學館以及館長李瑞騰教授，感謝給予間接援助的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和台灣國立東華大學的須文蔚教授。另外還要感謝支援譯者金惠俊走訪賴和的故鄉彰化以及台灣其他各個地方的台灣教育部相關人士表示感謝。感謝與譯者一起致力於台灣、香港文學以及華人華文文學研究與翻譯工作的現代中國文化研究室(<http://cccs.pusan.ac.kr/>)的年輕的研究者們。感謝企劃全局並大力推進工作進展的知萬知出版社的崔貞曄總編和誠實勤懇的擔任編輯工作的吳貞杭先生。最後，更要特別感謝將來選擇並閱讀這本譯著的未來讀者們。

2012年 6月 17日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韓譯版)解說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韓譯版), 也斯著, 金惠俊、宋珠蘭合譯, (首爾: 知萬知出版社, 2012.09)



<目錄>

1.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2. 尋路在京都
3. 西廂魅影
4. 愛美麗在屯門
5. 溫哥華的私房菜

6. 點心回環轉

7. 雲吞麵與分子美食

—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後記

作品解說

關於譯者

關於譯者

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提到“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 任便立法治理。”約140年後¹的1984年12月19日發表的中英聯合聲明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新統一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以及新界，以下稱香港)是所有中國國民共同的期望， 宣布決定從1997年7月1日起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如果說南京條約決定了香港殖民地歷史的起點， 那麼可以說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它的終點。但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來看這卻不單單是個喜訊。1984年以後， 由於對未來的不安， 在香港掀起移民熱潮等， 整個社會開始動蕩起來。過去香港人一般沒有特別注意過自己是誰， 也沒有特別關注過香港的將來會如何， 但從此開始陷入對認同問題的思考， 又在努力去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

1984年以來， 或者從這以前開始， 在香港文學界自然出現了描寫這些現象的作品。首先， 表現香港的未來、香港意識或者香港與中國大陸差異等方面的作品不斷增多， 以香港回歸為題材的短篇小說或中、長篇小說也陸續發表。特別是在進入1990年代後， 體現追求“香港性”的“失城”或者“此地他鄉”的作品明顯增加， 與出國移民相關的故事被描寫得更加豐富、更加細膩。換句話說， 通過表現與中國大陸相異的香港特征及與香港回歸相關的一系列現象 — 諸如歷史回顧、內地新移民、海外移民、“失城”、“此地他鄉”、

香港社會現象等——尋找並建立香港身份認同成爲這一時期的主流。1997年香港終於回歸中國。當回歸成爲現實之後，上述的現象多少又發生了新的變化。與香港回歸直接有關的“失城”作品漸漸減少，表現由現代大都市本身所帶來的異化而導致“失城”的作品隨即開始多起來，表現都市男女、男男、女女之間情愛的各種各樣的作品也大幅度增加。即，與其說直接表現香港的認同問題，不如說通過表現存在於香港社會的諸多現象使探求與追求認同的問題變得內面化。

也斯是最能體現香港文學界的這些動向與成就的作家。他早在香港回歸以前就開始了對香港性與香港人認同問題的深度探索，他以小說、詩歌、散文、港式專欄散文或者理論文章等各種方式努力向人們介紹他所認識的或者想象的香港和香港人。特別在近幾年他的這些努力更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因此不僅香港文學界就連中國文學界也給予其極高的評價。

2009年也斯歷經11年時間創作的12篇短篇小說的合集以《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爲題出版。這部短篇小說集在他多種文體創作中最能體現後殖民時代香港狀況，最能配合他所特有的視角或感覺，想象或表現，而且在其深處還有他對怎樣能使讀者更加具體、更加立體地感知香港問題的深深考慮。比如有意使用豐富多彩的飲食爲材料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據他說這是爲了參加溫哥華的一個文化節，在準備關於香港文化演講的過程中構思出來的。當時，他不希望說太多理論性的東西而以一種具體的、立體的東西來說明香港的文化，在爲此苦思的過程中竟關注到人們在日常生活裡經常接觸的食物。換句話說，他認爲：食物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總會接觸到的具體的、具有味道和顏色的事物，而且還是連接人們的感情和記憶的、彼此間可以進行溝通的工具，因此使用食物可以更有效更具體地展現香港與香港人的面貌。後來他積極將此想法運用到小說等的創作，其結果也是非常成功的。

也斯本來打算以長篇小說的形式描寫香港回歸前後一群普通人的生活面貌。但是當時原稿沒有達到長篇的篇幅，他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寫下去，因此以短篇形式開始寫作片斷。香港這座城市原本生活節奏極快，一般來說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散文、詩歌或港式專欄散文比短篇小說更受歡迎。再加上由於社會體系本身不太允許一個作家光靠創作活動而維持生活，大部分作家都在擁有其他主業的同時比較艱難地從事作品的創作。或許這些對他以短篇形式創作的選擇上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是這些短篇小說一方面是各自獨立的故事，從整體看來它們又是一塊塊拼圖的拼塊。小說人物往往反復出現，故事也不按時間順序或特定事件來獨立發展而保持相互聯系來展開。大體來講，相對來說作者較少運用韓國讀者比較喜好的現實主義手法，而更多地使用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手法，還兼以運用魔幻現實主義要素與電影蒙太奇手法。還有一篇作品中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敘述者相互混用，在語言表達上敘述者的回想、獨白、與其它人物的對話沒有清楚的區分，但是小說仍然結構緊湊、脈絡清晰。也斯小說的這些特點，也許不免使韓國讀者產生陌生感，但同時也正因如此，韓國讀者反而能充分體會到他的與衆不同。

這部譯著裏翻譯了也斯作品中的6篇短篇小說，再加上《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後記〈雲吞面與分子美食〉共7篇。包括這些作品在內也斯的小說中香港這座城市的地理與建築、大街與小巷、大型飯店與小飯館兒、華麗的菜肴與簡單的餐點、文學作品與電視連續劇、電影與實錄、學術理論與市井雜談頻繁出現。特別是代表作〈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幹脆將後殖民這樣的學術用語和日常飲食以及男女愛情結合為題。如前所述他的這種方式正是他苦思如何用某種具體的、立體的東西取代生硬的學術理論來展現香港的結果。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主要講述的是敘述者“我”史提芬與瑪利安的相會。小說中的“我”是從英國留學回來的，白天是髮廳到了晚上就變成酒吧的髮廳兼酒吧的老板。有一天法國留學的瑪利安來洗頭，在兩人發現彼此都對飲食有種瘋狂的愛好之後，故事就從這裏展開。作者在包括兩人在內的小說中登場的許多人物和各種場面描寫上通過記憶、回想、獨白、對話等方式展示了他們各自的香港——最終展現了一個多樣複雜的、具體生動的香港。特別是在小說最後的部分“我”說了這樣一段話：“有些人離開我們到別處生活，又有些新人加入進來。這是個新的時代。”這段話不僅說明後殖民時代的香港，是否也能說明全球化的向心力與地區化的離心力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今天的韓國？

〈尋路在京都〉主要講述的是教英語和英美文學的美國人羅傑與酒店職員香港人阿素休假的故事。兩人好不容易去日本的京都休假，到了京都後從找住處開始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事情。作者通過描寫登場人物在遇到這些事情時的反應與感覺、聯想與記憶等展現了羅傑曾經對東方所抱有的嬉皮式的幻想，現在在香港所經歷的現實，羅傑與阿素在思維和行為方式上的不同，香港與日本之間的異同。讀者也許會通過這些描寫產生這樣的疑問：純粹的、傳統的、歷史的到底意味着什麼呢；它們果真可能存在嗎；真實的現實生活難道不是更加複雜、多變、非線型的嗎？

〈西廂魅影〉主要說的是從英文系分離出來的比較文學及文化系的何方教授在學校所經歷的一系列日常瑣事。通過這篇作品可以看到香港的大學在許多方面基本上近似於韓國大學的情況，特別是對教授的壓力日益加重，教授之間瑣碎的矛盾與協作場景的描寫。所以從韓國讀者角度來看，對那些每天晚上出現在學校西廂的鬼鬼祟祟的事情也許會產生相當的共鳴。留心的讀者，特別是對後殖民主義感興趣的讀者，就不難發現作品中登場的布萊希特、福柯、巴赫金等人物的名字，或是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這樣的學術用語的出現。讀者也許會想到這意味着小說所要表達的絕非僅此而止，進而體會到作品的題目與內容的意味深長。

〈愛美麗在屯門〉中的主要人物是在不屬於香港島的新界屯門出生的愛美麗和她的父親以及她的美國男朋友羅傑。但是小說通過不斷強調愛美麗和她朋友們的出身，街道名字和建築名稱等來介紹愛美麗的屯門的每一個角落。特別是愛美麗為了找工作來到香港島又回到屯門，她工作的地方大都是各種菜譜俱全的大眾餐館“茶餐廳”，愛美麗和她朋友們的堅強和獨立等等的描寫暗含着不少意思。敏銳的讀者或許會發現香港原來不單指香港島還包括九龍和新界，更或許會發現作者就香港與屯門的關係的問題，適用中心與邊緣的觀點，從中國與香港的關係甚至全球化與地域化問題的層面來考察香港這座城

市。

〈溫哥華的私房菜〉是從把家人放在加拿大自己放棄移民回到香港作導遊的老薛陪老母去溫哥華探親的故事開始的。主人公“太空人父親”老薛，離婚的前妻，上大學的女兒，年幼的兒子，年老的母親之間發生的微妙的矛盾沖突不僅單純表現1997年香港回歸所引起的移民熱潮和因此導致的後遺症。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趨勢下經濟政治的不斷變化中產生的一系列質問，例如從小的方面來說是對家族的意義與家族成員間關係的質問，從大的方面來說是對作為人類共同體的民族是什麼以及作為規定它的要素的文化是什麼的質問。當然讀者也可以更直接地看作是在家長制的傳統逐漸消失的時代，許許多多的家族和父親的故事。

〈點心回環轉〉分散地講述了一度想寫小說但毫無進展的香港人“我”和如今正在走紅而移居香港的偵探小說家、上海朋友向東一起到香港各處走訪，回憶過去、思索現在的故事。而其中穿插了許多幾乎很難分清主次的故事同時展開，比如羅傑探訪首爾的故事，老薛和他的家人旅遊深圳的故事，小雪的台灣故事，國雄和史提芬的澳門故事等。讀者或許正如題目所示遊覽的地方多了說不定會多少產生一時的混亂。但是如果考慮到香港自身就像這樣，是個各種各樣的事物同時存在着、混雜着、變化着的文化空間，那就不會覺到這些只是單純的混沌了。

〈雲吞面與分子美食〉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後記。隨處可見作者說明自己寫小說的原因或者對寫小說所抱期待的內容。不過真正讀完後會感覺與其說它是後記，不如說又是一篇小說。如果讀者發生這種感覺，那是很自然的。實際上也斯不僅在小說的內容上，在處理內容的方式上也具有混合的、混融的、混種的特性。不僅如此，這種風格又體現在體裁上，比如他的小說就像散文，而散文又像小說，甚至有些詩歌既像小說又像散文。從這些角度來看，他很好地實踐着他自己所說的決心，既不排除理論，也不為理論束縛的決心。雖然讀者在閱讀時會有些吃力，但是讀者不妨借此機會來比較一下自己所讀的也斯小說與也斯自己所說的也斯小說吧。

本次翻譯工作由金惠俊和宋珠蘭共同參與完成。〈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西廂魅影〉、〈愛美麗在屯門〉由金惠俊翻譯，〈尋路在京都〉、〈點心回環轉〉、〈溫哥華的私房菜〉和〈後記〉由宋珠蘭初譯後，由金惠俊修改完成。〈解說〉與〈關於作者〉由宋珠蘭寫初稿，由金惠俊加以補充修改。解說的一部分內容參考了也斯的〈鳴謝〉，《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香港：牛津出版社，2009)，pp.261-265；甄嘉儀、淑華的〈“好遺憾”的也斯〉，《作家月刊》(香港)總第52期，2006.10，pp.45-46；金惠俊的〈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文學的變化及其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第39輯，首爾：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06.12，pp.493-495等。雖然共同翻譯免不了產生文字風格上的差異，但是譯者們經過了幾次對最初譯稿的修正和輪流閱讀的過程盡量努力減少差異。譯者們也與此同時盡量努力體現也斯所具有的獨特性與文學史的意義。

首先，譯者們盡量展現作者特有的多重隱喻的文體及其所揭示的含義和氛圍。比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中作者大量重疊使用“好像、彷彿、猶似、似乎、也許、大概、可

能”等詞彙，一方面給作品制造了一個朦朧的氛圍，另一方面體現了1997年當時作者乃至香港人朦朧的感情狀態。因此譯者一邊盡可能將這種氛圍和感情表現出來，一邊盡可能不打亂句子或上下文的表達脈絡。

譯者們認為這又與作者追求表現香港性有直接的關係。作者沒有簡單地把香港概括成幾個概念，而試圖將具體的、瑣碎的事物同時展現出來。這與香港的特征——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接觸與交流，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和競爭，殖民地的政治控制與相對自由的言論狀況，商業的、城市的環境與農業的、鄉村的傳統等等——不無關係。因此譯者們翻成韓語時格外注意香港的地名，香港人的人名，飲食的名字以及其他詞彙或表現。比如注音專有名詞時盡量將香港地名按英語式發音而注音，香港人的名字按香港話(廣東話)的發音而注音，一般的漢語發音按中國普通話的發音而注音。飲食的名字和餐飲店的名字盡可能譯成韓語，必要時加注原文的漢字。特別是作者在原文中大量混用漢語國語(普通話)、廣東話、日語、英語、法語等詞彙，其中作者有意(可能為了強調混種性)或無意(可能因為很難用漢語的漢字表達)地直接用羅馬字母表示的，譯者們一般按原文表示沒有譯成韓語。

另外，譯者們還做了幾個小嘗試。比如作者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感歎號“！”。因為譯者們擔心這樣弄不好會給韓國讀者造成不必要的混亂，所以做了適當的刪除或使用其他標點符號代替。其他標點符號的使用也作了這樣的處理。另一個例子是，譯者在翻譯中國諺語、詩句或特殊表達的時候，盡量按原意翻譯，但有時也會用內容近似的韓國諺語表達。其他的例子省略不談。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許多人。其中最要感謝的人當然是創作並允許其作品在韓國出版的作者也斯。他現在在病中，我們真心地希望這次翻譯能給他帶去哪怕是一點點精神上的慰藉，我們更盼望他的身體早日康復重新為香港文學以及世界文學作出卓越貢獻。我們還要感謝與譯者一起致力於台灣、香港文學以及華人華文文學的研究與翻譯工作的釜山大學現代中國文化研究室(<http://cccs.pusan.ac.kr/>)年輕的研究者們。感謝企劃全局並大力推進工作進展的知萬知出版社的崔貞曄總編和誠實勤懇擔任編輯工作的吳貞杭先生。最後，更要特別感謝將來選擇並閱讀這本譯著的未來讀者們。如果本譯著沒有充分再現原著的卓越，責任全在譯者，希望廣大讀者能給予理解，並多多指正。

2012年 6月 17日